

看展深一度

征服世界的中国树叶

郑欣荻

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茶作为文化热点步入大众的视野。经过两年策划,正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即以来自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500余件展品串联起人类数千年饮茶文明史,讲述这片中国树叶的精彩故事。

故事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地区。先民们发现了这种山茶科植物的神奇功效,从此人类与茶的故事正式拉开序幕。接下来的数千年中,中国人不断改进制茶、食茶的技术与方法,最终形成了六大茶类,并确立了以瀹饮法为主的饮茶法。在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的同时,茶也俘获了我们的的心灵:它成为诗人、画家的灵感来源;蕴含着融合之道的茶文化成为中国式生活美学的重要维度之一。然而茶的脚步并未停止于此,它随着马帮、驼队与快剪船来到一个个新的国度,并让那里的居民对它一见倾心。下面让我们回到六千年前,故事的起点……

【茶之源】

茶起源于中国。这里所说的“起源”,不仅仅指中国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国之一,亦指这里的人们最早发展出饮茶习俗。展览用两组来自不同时期的茶叶遗存展品,勾画出茶叶被人类发现及利



纹嵌石多穆壶,故宫博物院藏

用的早期历史:一组展品是田螺山遗址的茶树根,它的发现将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另一组展品是发现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的一只原始青瓷碗,内有经过煮泡的茶叶,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茶叶遗存。这两组考古出土文物证实了中国的确实是最早种植、食用茶叶的国家。

尽管有关茶叶的最早记载出现于西汉时期,“茶”字却到唐代才产生。在此之前,用来指称茶的汉字是“荼”。“荼”的本义是苦菜。到了唐代,为了区分茶与苦菜,《开元文字音义》中将“荼”字减少一横,专门用来指代茶;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展览中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碗上有“茶”字,反映了在茶刚刚具有自己专属名称的时代,“茶”“荼”两字并用的情形。

【茶之饮】

取一撮茶叶放入茶壶,烧开水冲泡,观察茶叶在水中上下沉浮、旗枪舒展,嗅着沁人的香气慢慢品味,这是今天的我们最熟悉的饮茶场景。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食茶史中,冲泡散茶不过是近五百年间才出现的饮茶方法。在此之前,饮茶,或者说“啜茶”,是一件颇要费一些周章的事情。茶最初食用方法称作粥茶法,类似于今天煮粥:茶叶采来制成饼状,喝之前将茶饼炙烤并捣碎,与葱、姜、橘等一起烹煮。

唐代流行的煎茶法基本步骤与汉晋时期的粥茶法类似,只不过不再加葱姜等佐料,并且所用器具及煮茶的步骤更为讲究。煎煮之水需等待三沸:第一沸即水中出现鱼目状气泡,此时加盐调味;气泡如涌泉连珠则为第二沸,此时舀出一瓢水,用竹笏搅动水面,并将茶末顺着汤心投入釜中;等釜中之水若“腾波鼓浪”则已到第三沸,需用舀出之水倒回釜中,称作“救沸育华”,“华”即茶汤表面漂浮的泡沫。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唐代白釉



汉义司马家族墓出土茶具模型,汉义市博物馆藏



唐代白釉茶具模型,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茶具模型,由茶碾、风炉、鍤和一对托盏组成,向我们展现了唐代碾茶、煎茶和饮茶器具的样貌。

此次展览的明星展品之一——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的鎏金银茶具,由唐僖宗施舍法门寺。茶具以篆刻或浮雕的飞鸟、摩羯鱼、莲瓣等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装饰,器物通体为银色,纹饰处鎏金,金与银交相辉映,形成极佳的视觉效果。茶具套装中的玻璃托盏通体碧绿,如水晶般剔透晶莹,茶汤注入其中有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使饮茶不仅仅停留在味觉享受的层面。这件托盏很可能是萨珊波斯的工匠应中国买家的要求定制的,是当时的顶级奢侈品。

宋代流行点茶之法,其与煎茶法的区别在于不将茶末投入沸水中煎煮,而是将茶末调膏于茶盏中,再用滚水冲点。长治屈家庄村咸通六年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茶具组合中有一件执壶和一件渣斗,是点茶必备的器具,说明在晚唐时期点茶之法或已产生。

宋代留下了大量描绘点茶法的图像和诗文,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宋人饮茶的细节。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春宴图》细致地描绘了为了一场宴会备茶的场景:燎炉上坐着候汤的汤瓶,一侍僮正将茶末舀入盏中。展览特别将此图卷与图中类似的茶具并置在设计成桌席的展柜中,观众可以想象自己是受邀来参加茶宴的客人。

点茶的精髓在于用茶筴击拂茶汤,以形成“焕如积雪,皎若春雪”的乳花。乳花是否沫饽均匀、持久不散是点茶成功与否的标准,由此发展出了一项极富观赏性且颇有雅趣的活动——斗茶。想要在斗茶中胜出有许多秘诀:首先茶末要研细,甚至如“飞雪轻”;要“焙盏令热”,以避免注入开水时降温;调膏之后需冲点七次,边冲调边用茶筴击拂,要轻重得当,茶才能“发立”,形成乳浊状。当茶汤“乳雾汹涌”且“周回旋而不动”,就达到了“咬盏”的状态。汤花最持久、最后出现水痕者,即是斗茶的赢家。斗茶



《龙泉窑青釉盘》,故宫博物院藏

《家人》(春宴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之要,不仅在于茶佳水美、手法得当,茶具的精好也是关键,尤其是茶盏。由于乳花是白色,因此衬托茶色的黑釉盏最受欢迎,“兔毫”“油滴”“鹧鸪”等则是其中的名品。而青瓷、白瓷盏因其如冰如玉,亦有喜爱好者。不论是“香凝翠发云生脚”,还是“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人用最美好的意象歌咏茶,使饮茶活动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尽管唐宋时期流行煎点团茶,饮散茶的传统其实一直存在。明太祖下令“废团兴散”,从此烹煮或直接冲泡散茶的瀹茶法成为主流,直到今天。这是饮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既是饮茶方式的简化,也是味觉的革新;从此茶人更加注重茶的本真之味。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茶具的形态也随之改变。煎茶用的铈、点茶用的汤瓶被器身较矮的短流茶壶替代;便于观察乳花的侈口茶盏与盏托被小盏及盏碗取代。今天的饮茶方式和茶具仍然在延续着明代以来的传统。

【茶之道】

中国人嗜茶,不仅制茶、备茶、饮茶讲究,还发展出了发达、系统的饮茶理论与以饮茶为核心的生活美学。历代产生的大量关于茶的著述以及文学、艺术作品表明,茶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与艺术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茶为中心的理论及美学建构,使得饮茶不仅仅只是味觉感受的满足,而是上升到了“道”的层面。

陆羽并不是第一个饮茶的人,但他的《茶经》却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讨论茶的专著,并从此开启了为茶著书立说的传统。陆羽一生未曾仕宦,却因茶名垂青史,被尊为“茶圣”。据《唐国史补》记载,在《茶经》成书后仅半个世纪,茶商就已烧造陆羽像祀为茶神。出土于巩义司马家族墓的这组三彩模型,各种茶具齐备,风炉旁的坐俑很可能就是陆羽像。

宋代是“全民饮茶”的时代,人人都为茶着迷,就连皇帝都专门写了一部《茶论》来讨论饮茶,士大夫为茶写作者更是不胜枚举。作为宋四家之一、因书法而闻名的蔡襄,在茶文化史上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期间,以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芽茶为原料,创制了小龙团茶。小龙团茶因工艺复杂,产量极低而极其贵重,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令欧阳修生出“金可无,而茶不可得”的感慨。蔡襄还善于论茶,其著作《茶录》,上篇论茶,下篇论器,详述贡茶的制作工艺、茶的品评标准和烹

唐代白釉茶具模型,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茶用器。“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作为四般闲事之一的茶,不仅是雅致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更是文人之间唱和、交流的重要媒介。展览用两幅与茶相关的绘画作品向观众展示了明代吴门文人以茶会友的风尚。正德十三年,文徵明与朋友蔡羽等六人在无锡惠山登高品泉,赋诗唱和。这次茶会被文徵明以图像的形式记录在他的《惠山茶会图》中:画面中心两文士在亭中静坐观泉,一旁的朱红茶台上陈列着茶盏、水瓮等茶具,点出了此次雅集的主题。另一幅作品《事茗图》是唐寅为一陈姓友人绘制的别号图,此人因酷爱饮茶而得此“事茗”别号。画前有文徵明所题引言,卷后有唐寅友人陆聚所作跋文,吴门文士间的交往都在这一幅画中得到了体现。

【茶之路】

茶源自中国,却享誉世界。这片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伴着清越的驼铃声穿越戈壁、在汹涌的波涛中漂洋过海,丰富了世界各地的饮食与文化。茶叶的贸易催生茶马古道、海上茶路等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贸易商道。随着茶叶一同远播海外的还有茶器与茶文化,在日本、英国等嗜茶国度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饮茶仪式与文化。茶从中国向世界的传播,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缩影。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被视作兵之本。中原王朝每年都要从西域或吐蕃购买良马,而用来市马的商品则是游牧牧业视作生活必需品的茶。茶马互市至迟在唐代已出现;宋代确立了中国专营茶叶的榷茶制度,并在四川设立茶马司,掌管川茶与西南少数民族马匹的交易。来自四川、湖南等地的团茶,在数月的跋涉中持续发酵,味道变得醇厚浓郁,与酥油、牛乳等同煮味道最佳,且具有化解油腻的功效。随着满族入主中原,奶茶等少数民族创造的茶饮形式也进入清朝宫廷,成为庆典、筵宴、围猎等国事活动的

组成部分,并催生了多穆壶、奶茶碗等新的饮茶器具。

九世纪初,遣唐僧最澄和空海将中土佛法带到了日本,随佛法一同传入的,还有茶。但饮茶风尚只在日本上层社会经历了短暂的流行便归于沉寂。直至十二世纪末,荣西禅师从南宋学成回国,广布禅理护国并教导民众以茶养生,饮茶之风才再度复兴并风靡日本。经过战国时代数代茶人的探索与创造,饮茶成为融合自然、哲学与宗教的综合性艺术,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另一条海上茶路则向西延伸,将茶叶带到欧洲与非洲。十六世纪,欧洲人开始接触到这种“能防止积食的药草”,并迅速被这种神奇的饮料征服。其中英国人对茶尤其钟情,社会各阶层均嗜好饮茶,茶替代咖啡成为了“国民饮料”。源自于上流社会的下午茶茶本是用来缓解因午餐与晚餐间隔过长而产生的饥饿感,后来演变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并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之一。

茶在欧亚大陆上传播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六世纪。十七世纪,万里茶道——一条承担着中俄之间茶叶贸易与运输的商路出现了。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通道,南起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茶叶产地,向西、北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终点则是莫斯科附近的商品集散地。随着饮茶风俗在俄罗斯被普遍接受,一种适应俄罗斯寒冷天气和传统习俗的茶具——茶炊被发明出来。在俄国人心目中,烧着晚茶、啜啜作响的茶炊就是家和温暖的象征;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季,滚烫而香气馥郁的茶汤总能给人带来一丝慰藉与暖意。

今天,在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一个有人类生存的角色几乎都能够看到茶的身影。这片源自山林中的普通树叶,征服了人类的味蕾与心灵,成为当今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茶出现过的世界。茶深刻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改变世界的中国饮料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艺·见

离开西方“巨匠”,美展不妨看看当下

黄一迁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几个大城市美展不断,人们的观展热情却冷热不均。最能引爆大众兴趣点的,无一例外由西方“巨匠”领衔。近日分别官宣的“对话·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和国内首个卡拉瓦乔主题展“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拉满人们的期待值。这已经不是国内的美展第一次聚焦文艺复兴,单单今年我们也数不清是第几次“邂逅”西方艺术巨匠了。能在家门口一睹西方名作,花费不多,省时省力,多么难得的机会和福利!

别说我们,其他国家的观众也对西方那三五百年的艺术有所偏爱。十多年前,笔者参观日本上野美术馆时,恰逢马蒂斯和野兽主义作品展,人山人海的情景与今天别无二致。

引进西方巨匠的艺术作品很重要,毕竟即便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非专业观众也不一定能够准确讲出“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字,亦或知晓笔触丰富,色彩斑斓的“睡莲”到底出自莫奈还是梵高之手。经典的西方大师展,有,且很有

必要继续引进。但我们也该看看当下。

当下的美术馆,特别是民营美术馆经过大浪淘沙后,能清晰看到其逐渐规范并发展壮大的轨迹。这些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凭借自身实力和政府扶持,从馆际交流到基金会合作到个人藏家联手,动足了脑筋盘活资源,对接艺术展和公众,提高关注度、打响知名度的套路。虽然美术馆们也在不遗余力组织当代艺术家办展,可许多展览仍免不了开幕式热闹闹,过后冷冷清清的尴尬。

西方大师展轻而易举便能收获关注,增加经济效益。而当代艺术展人气不高,是不是美术馆就可以忽视或草率为之呢?笔者认为,美术馆非但不应厚此薄彼,还得加大力度推介后者。当下,普通观众显然对当代艺术的认知不足。曾几何时,艺博会、双年展或是蔡国强、徐冰等国际级当代艺术家大展,都在非专业观众中掀起过观展热

潮。但是对当代艺术的不理解,没共鸣,使观众对此类展览难以持续保持热情。在许多观众眼里,当代艺术似乎总在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前些年外滩美术馆的“共此时”展览上,观众难以进入到艺术家建构的语境,“看不懂展览”“展览在说什么”“为什么展品这么多”是他们的普遍反映。也有不少人不自觉将其与潮流艺术或数字艺术画上等号。仿佛作品色彩不够鲜艳,表现不够夸张,冲击不够强,就不算艺术;形式不够多样,声光电不够绚烂,便不足以令人惊叹。因为不理解,观众看当代艺术时不来劲,即使展览门票仅需三五元,也鲜有观众趋之若鹜;如若免费,那也只是娱乐生活的配料,匆匆一瞥,走过路。

提升观众对当代艺术的认识,绝不能仅靠学校美术教育。事实上,本土当代艺术的起飞,本地画廊和美术馆是不可或缺的双翼。在国外,画廊这方面的作用较之美术馆更为重要。但以中国大陆地区现阶段的艺术市场生态来

看,本土画廊很难肩负起有效且大规模向公众推广当代艺术的重任。反而是近几年在人们将看展视为一大文化活动的之后而得到不断繁衍扩大大小小美术馆,能够也应当肩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单从数量上看,现下的当代艺术展似乎不少,隔三五便便有展览开幕,但其中具有较高含金量的占多少?一些美术馆找来一位或几位风格相似的画家,把画作潦草一挂,毫无布展策略和脉络梳理,颇有填鸭期之嫌。这类缺乏精心策划和学术理念的展览,既然作品随便挂挂,也无怪乎观众走马观花了。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学术能力较弱、资源不够丰富的民营美术馆或非营利机构中,一些公立美术馆也时常“为展而展”,开幕约等于闭幕,实在浪费。

较之需要考虑盈利压力的其他展览机构,公立美术馆的资金压力显然小了许多,不遗余力推广当代艺术,可谓不可回避的职责所在。比如西班牙马德里的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作为

国家级展馆,虽说也展出毕加索、达利、米罗,但更多的是本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雕塑、绘画、设计、建筑、摄影,应有尽有,从中可以看到西班牙艺术从现代至当代的发展脉络。

拥有完善健全管运机制和学术团队的公立美术馆,理应首先进一步挖掘当代艺术资源,以最精妙最有吸引力的方式展示当代艺术的态度。比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曾以“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系列”等方式,把中国优秀艺术家推向大众,建构起值得借鉴的范式。另一方面,公立美术馆公教活动的头部效应非常明显。若善于利用公教活动,配合精心打造的展览,让观众体会到当代艺术的魅力,将会使人们的关注点进一步引向当代展览。事实上,即便如上海龙美术馆这样的民营美术馆,几年前也曾推出过“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安东尼·葛姆雷:静止中移动”“路易丝·布尔乔亚:永恒的丝线”这样颇为引人瞩目的高质量当代艺术大展。

当代艺术不是没有好作品,不能低

估它们对公众艺术素养的提升作用。如果大众总习惯于在街头遇见大众艺术,在萌、酷、仙、另类、好玩中释放快节奏生活的压力,寻找自我,释放个性,那么我们将进一步丧失在有深度的当代艺术作品面前品读艺术、感悟人生、冥想万物、思考哲理的可能。当代艺术展能否挖空心思招揽观众,来平衡与西方大师展相比在参观人数上的“逆差”?通过展览能否真正提升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这是国内各级各类展馆需要思考的。

展馆不仅要坚持策划当代艺术展,还得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本,把它们做得好,做得高,做得妙。只有不断坚持办展,持续推广,高质量的当代艺术才有机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一旦观众对当代艺术的热爱被美术馆点燃而带动相关消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用双向奔赴,馆方还怕没有出路吗?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上海大学副教授)